

(上接第3版)工作尚未接触到,这样的锻炼,使得我们以后干其他工作相对来讲就会容易些、轻松些了!”

李盛,27岁,英国喻德斯费尔德大学毕业。“感觉还行,挺充实的。第一次干这么累的活,还是跟书有关的活儿,还可以坚持。一天感觉很忙,主要是工作量大,有时忙得顾不上喝水……另外,感觉有灰,有点脏,容易打喷嚏,但不太习惯戴口罩,主要是闷热。现在还好,搬到五楼这里,西边有窗子,再闷也比四楼好得多!”他表示,愿意坚持下去,直到最后。

### 之三 旧报整理:

#### 一字是灰,一字是汗水

说到旧报,馆里人无人不知晓,存放在流通部老书库最底层两侧处的小仓库里的旧报,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翻动过了。因为这些旧报平时查阅的机率很少,几乎,从八十年代开始,陆续放置至今,没有翻阅过几次。打开小房门,满屋子的报纸都被灰尘覆盖着,而且屋内被鼠屎鼠尿撒过,一片儿一片儿的,像是给这些存物做上了记号。一阵腐臭气味薰来,恶心难忍!见此情景,典藏部主任冯会仓脱口便说:“快,快去买口罩,大家必须戴上口罩!”

在防护用品准备齐全后,5月9日,我们组成了以部主任冯会仓为首的典藏旧报整理工作组,即:冯会仓、杨晓东、张梅、张卫俊、王菊梅、杨红玲等。此项工作,首先是拉运,其次是整理、登记,之后是打包、运输、上架。在搬迁工作中,拉运和整理、登记工作都是重中之重。

开始整理搬运时,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运送之苦,因为报纸的运送是要经过较长的路段,经过老书库的电梯托运上来,几经拐弯,再经过新书库内典藏库的电梯托运才能运达目的地——大厅一楼过刊阅览室。然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搬运工作虽然辛苦,但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苦,真正的苦,应该是搬运之前的装车和运送至目的地之后的卸车工作。这项工作,一来尘灰大,二来特别沉重。由于报纸的装订是按年度进行合订的,有大型报、有小型报,有薄本,也有厚本;这样,一摞一摞地报纸,需要用很大的体力来完成,其中我们几位女同志,因为体力

不及,加之灰尘很大,呛气很严重,副主任杨晓东只得要求我们在库外等候,待他们两位男同志装好车后,我们再拉。



小库房面积比较小,打开小灯时,也只是迷迷糊糊的模糊光,整摞的报纸一经抱起,灰尘就会跟着扬散开来,呛得大家时不时地走出来,深深地吸上几口空气,再进去!这样不到一个时辰,男同志就支撑不住了,女同志只得准备上战,一轮流往外搬抱。不一会儿,每个人都会感到浑身湿透,满脸、满身的汗滴像是一股小溪放在了画中,曲曲弯弯地从鼻、脸、嘴,以至下巴间流落下来……

最讨厌的是有些报纸由于多年未翻,变得很脆,整堆子一块儿抱起,一不小心就听得“呲啦——呲啦”的清脆的报纸折破声。

我们为了保证报纸完好,不破损,首先换掉了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穿上了搬馆工作服、戴上了手套及一次性防尘口罩和防尘帽,认为这样足可以在满是尘埃的小库房里放开来大干一番了。没想到,这样装了半天时间后,男同志却因让尘灰呛得直打喷嚏,满屋子雾成一团,尘土飞扬,已经充斥了门前屋内每个人的脸目,报纸再也看不见了……

在后来的装卸工作中,我们渐渐地摸到了一些窍门,比如为了防尘,都戴上了双层口罩或者是冬天里戴过的加厚口罩,男同志也穿上了跟女同志一样的红色小格子工作罩衣……谁也不笑话谁,谁也不挑剔活儿,谁也没有一声怨言。

大家互帮互敬,两天以后,很快完成了搬运任务,随即进入了预备期的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自然是最繁杂的整理和登记阶段,这些活儿干起来很繁琐,除了尘大,就是辛苦。这些报刊堆积如山,要尽快整理、登记在册,怎能不让人有压力啊!我们几个人几乎没有喝水、休息的时间,每天上班来,换上工作服,戴上厚厚的口罩和防尘帽,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中。“70年的1,79年的8,88

### 第4版

年的3……”一个人一直在一本本地念着手中分理出来的不同的报纸类别及年代,并扬去尘土放在桌上,然后,再由另一个人在旁边用笔快速地记录、整理,另外还有一个人再接上用布子擦尘灰,然后分理到另一头,一队一队,一排一排,放置得整整齐齐,无丝毫错误。就这样,分理、登记、分类后,将笔记过的分类单子交给录入者输入电脑,其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大家热情也越高。这样工作久了,累了,就互相对调轮换着来干,以解一时之疲困。

每个人自觉地各就各位,在这个阶段连续奋战了半个多月。期间,突然听到组长冯会仓老师自言自语道:“我的头怎么这样疼?”我便大胆地接上说:“是呀,我的头也很疼,只是没敢说出来……”“我也是,不知怎么回事,头疼了好几天了……”大家不由得同时说出口,有的人却早已在不停地打着喷嚏了。分析了好久,才明白,这与尘埃的吸入有关,尽管口罩很厚,但仍遮挡不住大口、大口的尘埃吸入肺里来,吸入鼻、脑里来……每次下班后,摘下口罩时,鼻孔处仍有黑黑的两团泥,很黑、很黑……

没多久,有两位女同志的鼻炎犯了,开始打针、吃药,但她们并没有请假或者避开不干,相反,却在笑声中你追我赶,干得非常起劲、热闹。为了开心工作,部主任冯会仓时不时地买来一些雪糕、饮品,供大家解渴,为此,大家开心地逗他说:“天天如此,或许活得会更快些哦!”

其实,大家心里明白,都是鼓着一股劲,拧成一股绳,在默默地硬干,天天如此。在工作了近二十天以后,截止6月6日,报纸整理、登记录入阶段工作已告结束,共整理出14830份,199种,12本典藏书。只见层层叠叠的旧报纸经过重新整理,一层层,一摞摞;一道道,一排排,整整齐齐摆放在那里,宛如一道美丽的仙境!



主编:朱同

责任编辑:姚昌义 杨晓东 张梅 校对:张梅 tel:(0931)4674955



图书采风  
TUYUANCAIFENG

搬  
馆  
特  
刊

###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 办:兰州商学院图书馆  
http://library.lzcc.edu.cn:99/  
tel:(0931)4674955

2013年6月20日

### 第1期

# 齐心协力共搬馆

——来自新馆搬迁前期准备阶段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张梅

搬馆工作是提升我校教学质量、美化教育、美化环境的重大事项,由于时间紧,任务急,工作量大,学校要求质量高、效率高。为此,图书馆馆务会提出:全体馆员应齐心协力,克服个人和工作中的种种困难,要有紧迫感、有担当、有极大热情和精力,积极投入到搬馆的前期工作之中去!

在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图书馆领导和部门主任经过多次、反复、科学地论证,制定出了图书馆搬迁整体规划方案、流程及有效的搬馆计划,目前,新馆搬迁工作已经进入前期实质性阶段,各部门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图书馆的这次搬迁所面临的准备工作有:图书剔旧、书籍修补、书籍清洁、安装电子标签、打包、搬运、上架。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以说,前期准备阶段是搬迁工作的重点、难点之所在,这个阶段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现在,图书馆全体馆员在馆各级领导的指导、带动下,正积极投入到新馆搬迁工作的前期准备阶段,为此,笔者进行了实地体验和采访。

### 之一 下架搬运:

#### 欢乐中苦干

流通部主要负责流通书库约42万余册图书的搬迁,其中段家滩校区24万余册,和平校区约有17万余册。如果依据人均下架、加标签、整理、上架623册次/天的工作量计算,流通书库的搬迁工作以60天计算,则需要46人。而目前,流通部只有25人。然而,在人力远远不足的情况下,流通部仍然克服困难,积极安排部署投入工作。

6月5日,笔者来到了图书馆二楼流通部,看到的情形是:前台的工作人员包括主任孟燕红、副主任康涛及一位工作多年的老馆员李春菊老师。她们三人一边进行正常的还书业务,一边轮流帮助抽书、下架、搬运。组长孟燕红不停地进进出出,忙上忙下帮工,副组长康涛则在一旁,手忙、口忙、眼忙,快速、机械地在纸上不断念出来的标条字母和数字——I41、I42、I43、I44……她没有顾上看我一眼,也没有顾上回答我的问题,却时不时地将一把头发,或擦一把汗。站在旁边帮忙的姚馆长手里还裁着纸张,头也顾不上回,对我说:“只有亲自干了,才能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呀!”大家笑了,没有人有时间与我交谈。

一会儿,大伙儿来前台喝水,一位喘着粗气,汗流浃背的老馆员施中华老师,一边倒水喝,一边冲我笑笑,说:“看!看看这唯一的男同志就知道了!”“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孙老师右胳膊肿了,红肿得都抬不起来了,哈——哈——哈……”孙拥军老师却不好意思地走开了,留下了对他亲切地赞扬声。

馆员们在欢乐和温暖的气氛中愉快地工作着,苦中有乐,从不言苦。来到一楼经济书库,老馆员张莲老师、张红霞老师、来宾老师、郑金梅老师正与其他各位老师默默地站在书架前,爬上爬下,一前一后,认真、仔细地抽取着每一架、每一排的每一册副本书,只听得“嗵——哐啷,嗵——哐啷”的剔书、放书声和嘴里念着的剔书数字声,大家齐心协力,你推我运,默契配合。

这天,在二楼文艺书库抽书的孙拥军老师耷拉着肿红的右胳膊边干活,边和大家说着幽默的话,时不时地还逗大家开心。“姐妹们,开心干吧!咱们坚持干完这些活,我请大家吃砂锅去!”一句句从小组负责人李卉口里送来的体贴、安慰的话,让人感到很是舒心、贴心。大家愉悦地工作着,边干活,边提起精神,凝聚力量,只一阵儿,两百多册的一车书就会装得满满当当。

装满车后,至少得需两个人一前一后,一(下转第2版)

## 图苑采风特刊

(上接第1版)



个拉、一个推，要经过几层楼、要拐过好几道弯才能运至目的地——四楼电子标签安装组。在这个运送路程中，搬运者还需要操心扶着凸起的书，不然，走到半路遇上一急拐弯时或是乘电梯进出口处有一小槛儿，就会“喷——”的一下，将书车中的大半截书籍仰翻撒地……

有时遇上人员变动、紧缺，也只得由单人一车运送。在运送途中，我正遇上薛彩萍老师单个人拉书，她身着一件透亮的薄衫，本应该很凉快，此时却散发出热气，时不时地见她还停歇下来煽煽风，捋捋蓬乱的头发。见此，我不禁嗤之一笑！然而，在我帮运了不到两趟，两车书后，已经汗流不止、满脸通红了。正如有人事先对我讲过的那样：“一天只要运上两趟书，身上的汗，就会‘滴——滴——’地往下流！”这话经过我一番体验，一点也不夸张。

追问了好久，负责流通部工作的组长姚昌义副馆长感慨地说。“大家不怕疲劳，不辞辛苦，精神可佳！我们为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互帮互敬，拧成一股劲儿，把每天的活干完、干好，同志们非常辛苦！”

为了如期保证标签的供应，流通部这边要经过“抽、装、搬、运、卸”这五个环节，劳动量很大，非常辛苦。时下，天气又热，馆员们只得抽空买个冰棍来解渴，此时，对于她们来讲，能吃上一口冰凉的雪块儿，已经比什么都享受了。

按量来讲，加工量就意味着抽书量，而且是无条件的，不辛苦是假的，尤其书架很高，一楼有些都是几十年未动过的书，很脏、灰尘很大，但书还是得抽！为了保证运送一定数量的书，大家时不时地还要在书车里多加几册书，这天早上，竟然有一车书超装了，车子翻了，轮子不转了……

图书馆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年龄区

## 图苑采风特刊

### 第2版

经下架，正待数据转换。

#### 二 电子标签：

#### 闷热中贴条

分、男女之别。还是馆员们总结的那句老话：到图书馆里来工作，没有年龄、男女之分，女人就是男人！老馆员王静红老师，到今年九月份就要退休了，可是，现在仍然和大家一样一起坚持干活，工作量却一点未减量，按时、按点地完成了任务。李春菊老师去年刚刚做过手术，至今身体欠佳，却仍然坚持工作，并在前台最繁忙的岗位上盯班。她一边忙于还书业务，一边还要抽空帮助运书人员推车……

“别看写条子那么点小活，现在已经用掉了上万张一包的两包纸，8开的纸要裁成32开，从裁到写号，从早到晚，等一个人要干两份工作，大厅前台的人一边进行还书业务，一边在干这些活！”姚馆长边帮大伙干着活，边认真地说。

康涛、孟燕红等三位在台前兼顾工作的老师们都是在保证正常图书还书业务的同时兼顾上架、搬书、下架工作，这些活都是纯粹的体力活，他们也跟大伙儿一样，说说笑笑，一起工作，却从不言累、不言苦。当我问起抽书数量及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状况时，姚馆长

详细地介绍说：“我们是按照新馆空间布局要求进行抽书，一个书库和一个书库抽得副本量不一样，比如：艺术类和计算机类书库抽的较少，其他库就比较多一些。如：理工库，只抽一本，主要是考虑到专业在段家滩本部这边，其他书类则是根据副本量的不同而抽。每天针对加工点，每天每组完成共12600册书的下架、搬运任务，至6月5日这天，已经抽出十多万册书，截止日前，已完成总计划的三分之一。

至此，阅览部门的抽书、下架、搬迁工作也在安全、平稳、有序地开展。根据搬迁实施计划和阅览部搬迁工作方案及以林彬任组长、胡步超、黎斌任副组长的搬迁工作，在维持段家滩校区正常开放及过刊下架工作的同时，专门抽去了安装配件的9个人。由于人员减少，他们两位副组长一边筹划工作，一边在实地同大家一起干活，与大家同甘共苦，互帮互敬，依然保证了阅览室工作的顺利完成。据统计，截止6月7日，和平校区阅览室期刊（包括过刊、现刊）已完成各1023种，总计2046种，这项工作基本结束；工具阅览室下架、数据转换、打捆全部结束，等下一步搬运；外文阅览室已



(一)

六月的气候，炽热而又干燥，加之此阅览室西窗未通，更是闷热难忍。贴标这项工作，乍一看，很简单，但真正投入进来，却不然。拿到一本书，首先要翻腾好几遍，比如要检查是否完好，否则，就需要修补、粘贴，其次，在寻到倒数约二十页前后的页码后，找到没有字的夹缝旁处，将标条取来粘贴在两厘米以下的位置……最累的是，贴标完成后还要一本本地装进书车，运到电脑跟前，再一本本地输入电脑……时间略久，这些活儿谁都会掌握得很熟练，而且还能坚持，干得动。但是，这项工作，要真正接任务量来完成，一天、一月甚至几个月地坚持干下去，却不那么容易。

“贴标工作虽不是复杂的技术活儿，干一两个小时不算累，但是，大家都要争着完成任务，天天干，月（下转第3版）

## 图苑采风特刊

### 第3版

浑身出汗，汗滴从脸上、下巴间，流得浑身都湿透了，手套都是湿漉漉的……书里有时还散扬出来一些尘灰，却因为操作间闷热，戴不住口罩……

一摞摞，一本本的书贴完标签后要从一直站在电脑旁边的李策老师手里经过去，只见他时而帮忙拉书，时而帮忙贴标，时而又点击着电脑鼠标……

李策老师系电子设备建设服务组成员，主要负责网络设备建设项目中的有关设备安装、调试，现在也是电子标签组成员，他负责数据转换和全组的任务量统计。搬馆工作开展以来来得最早，回得最晚。从早上七点多钟就来开门，到晚上五、六点回去，寸步不离，时刻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由于他的工作性质，一天陆陆续续地运来书，他得帮忙再陆陆续续地输进机子里边，虽然他就住在学校内，可中午休息时间，老师们不回家，他也同样不回去。当我问起他感觉累不累时，他却谦和地说：“我还年轻，也不觉得累，最累

“中午回家，离家近的人还可以回去吃点儿，但较远的，如像张书华老师、希琦老师、曾俊芳老师、新来的王若泽等好多位老师一直都是中午随便凑合一顿就接着干，来得最早，走得最晚，虽然实行弹性工作制，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提前下班！”付云侠老师对我说。

“还要兼顾一摞书的顺序号不能放乱等等的情况……我刚做这些活时，因集中精力投入，贴完后猛一抬头时，就晕头转向了，把书放到别的摞上去了！”马亚宁老师风趣地说。

“时常还有灰尘翻扬出来，呛得人还要在大夏天戴上口罩。”

“看！我的浑身湿透了，鼓风机管不了用啊！闷热天气，浑身捂湿了，口罩怎能戴得住啊！”

听着大家倾心低诉，忽地，我才感到一阵阵闷热袭来。抬起头来，却发现老式的鼓风机在用力地倒转，好似抽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猛，越来越热……

(二)

6月9日上午，当笔者再次来到电子标签组时，标签组已经搬至五楼阅览室。这里的通风条件相比之下略比四楼要好一些。但毕竟人员多，天气热，大家都在干着力气活，使得这里依然热气薰人，闷热不减。

因为闷热，大伙儿流汗多，办公室韩翠峰主任早已给他们送来了可以解暑的茉莉花茶、菊花茶和冰糖。

“几个星期以来，除了累，就是渴，很多时候都是顾不上休息，顾不上喝水！从早晨上班来至晚上下班回去，已经头昏脑胀，不想吃饭了……不光是我们，大家都辛苦，还有冯云辉书记、朱同馆长、林彬、姚昌义两位副馆长不仅指导我们工作，还常常抽空来和大家一起贴标签、打



的还是‘打包’那块儿！”

在贴标组的最西端，笔者看到一直在默默工作的馆领导林彬，她是这次电子标签安装领导小组组长。此刻的她，身着与馆员们一样的工作罩衣，边干着活儿，边向我重点介绍了打包组的工作——

“大家工作完成得非常好！从贴标到打包，都很不容易。贴标组贴多少，打包组就打包多少，止目前，电子标签组已经完成186400余册书，所以，相比之下，打包组人少，而打包数量未减，因而他们的工作很辛苦，应该给予充分地肯定！”

(三)

打包组有张轩乐、李盛、张军、贾天昊四位年轻人组成，他们是这次搬馆时新进人员，如今，已成为这次电子标签组的主力。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平均年龄在二十多岁，都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劳动。他们从早上上班来，至到十点钟左右开始就

贾天昊，今年24岁，西安体育学院毕业。“感觉自己体力还可以，时不时地贴标组要加量，咬咬牙还是能完成的。干完回家，回去就睡了。干活时干一个小时后开始出汗，每天如此，还能坚持吧！因为我是体育学院出来的，身体素质比较好，是四个人里身体素质最好的一个吧，应该能坚持到最后！”

张军，24岁，西北师范大学毕业。“一天都喝好几杯水呢！主要是房间闷热，一干活就出汗了，加之按任务量，贴多少要打多少，有时有超量做的，如像今天早上就超量了，这会活儿就积攒下来了。近一个月来感觉有点疲倦，有些累，回家去吃完饭，得洗个澡再睡，不然汗味很大……以前从未干过体力活，比上学要苦，虽然学习也很辛苦，但相比之下体力活还是很累的。不过，想尽量克服，边工作边学习，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熟悉的过程……其他岗位的（下转第4版）